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元史卷一百三十八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二十五

喀喇托克托

喀喇托克托父曰雅雅由康國王封雲中王阿實克布哈弟也托克托姿貌魁梧少時從其兄阿都瑪勒獵燕南使歸獻所獲世祖見其骨氣沉雄步履莊重歎曰後

日大用之才已生於今命入宿衛成宗初丞相巴延在
北鄙托克托奉詔以名鷹賜巴延巴延見之驚問曰汝
為何人子托克托以實對巴延語之曰吾老矣他日可
大用者未見汝比大德三年武宗以皇子撫軍北鄙托
克托從行五年海都犯邊托克托從武宗討之師次杭
愛進擊海都大破其衆托克托手斫一士連背胛以獻
武宗壯之兵之始交也武宗銳欲出戰托克托執轡力
諫武宗怒揮鞭扶其手不退乃止已而武宗與大將達

勒達哈語及之達勒達哈曰太子在軍如身有首如衣有領脫有不虞衆安所附托克托之諫可謂忠矣武宗深然之成宗大漸丞相哈喇哈斯達爾罕稱疾卧直廬中托克托適以事至京師即俾馳告武宗以故語在阿實克布哈傳時仁宗奉興聖太后至自懷孟既定內難而太后以兩太子星命付陰陽家推算問所宜立者曰重光大荒落有災誨蒙作噩長久重光為武宗年幹誨蒙為仁宗年幹于是太后頗惑其言遣近臣托爾諭武

宗曰汝兄弟二人皆我所出豈有親疎陰陽家所言運祚修短不容不思武宗聞之默然進托克托而言曰我捍禦邊陲勤勞十年又次序居長神器所歸灼然何疑今太后以星命休咎為言天道茫昧誰能豫知設使我即位之後所設施者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則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之言而乖祖宗之託哉此蓋近日任事之臣擅權專殺恐我他日或治其罪故為是奸謀動搖大本耳汝為我往察事機疾歸報我托

克托承命即行武宗親率大軍由西道進昂輝由中道
綽和爾由東道各以勁卒一萬從托克托馳至大都入
見太后道武宗所授旨以聞太后愕然曰修短之說雖
出術家為太子周思遠慮乃出我深愛貪慙已除宗王
大臣議已定太子不速來何為時諸王圖烈等侍咸曰
臣下翊戴嗣君無二心者既而太后仁宗屏左右語托
克托曰太子天性孝友中外屬望今聞汝所致言殆有
讒間汝歸速為我彌縫闕失使我骨肉無間相見怡愉

則汝功為不細矣托克托頓首謝曰太母太弟不煩過
慮臣侍藩邸歷年頗見信任今歸當即推誠竭忠以開
釋太子後日三宮共處靡有嫌隙斯為托克托所報効
矣先是太后以武宗遲迴不至已遣阿實克布哈往道
諸王羣臣推戴意及是托克托繼往行至翁果察武宗
在馬輜中望見其來趣使疾馳與之共載托克托具致
太后仁宗語武宗乃大感悟遂遣阿實克布哈還報仁
宗即日命駕奉迎于上都武宗即位尊太后為皇太后

立仁宗為皇太子三宮協和托克托兄弟之力為多托克托之至京師也武宗嘗命其同知樞密院比還問曾視事否托克托對曰今正殿未御宗親未見為扈從之臣撓取名位誠恐有累聖德是以未敢祇事武宗嘉歎久之知樞密院濟爾噶呼在潛邸時常有不遜語將寘于法托克托諫曰陛下新正位大信未立輒行誅戮知者以為彼自有罪不知者以為報仇恐人人自危況濟爾噶呼習於先朝典故今固不可少也乃宥之繼海都

而王者曰徹伯爾素服武宗威名至是率諸王內附詔
特設宴於庭故事凡大宴必命近臣數宣王度以為告
戒托克托薦濟爾噶呼令具其言以進果稱旨武宗歎
曰博勒呼博爾濟前朝人傑托克托今世人傑也即以
所進之言授托克托及諸王大臣就列托克托即席陳
西北諸藩始終離合之由去逆効順之義辭旨明暢聽
者傾服自同知樞密院事進中書平章政事拜御史大
夫遷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尋召拜錄軍國重事中書左

丞相托克托知無不言言無不行中外翕然稱賢相至
大三年尚書省立遷右丞相三寶努等勸武宗立皇子
為皇太子托克托方獵柳林亟使召之還三寶努曰建
儲議急故相召耳托克托驚曰何謂也曰皇子寢長聖
體近日倦勤儲副宜早定托克托曰國家大計不可不
慎曩者太弟躬定大事功在宗社位居東宮已有定命
自是兄弟叔姪世世相承孰敢間其序者我輩臣子於
國憲章縱不能有所匡贊何可隳其成三寶努曰今日

兄授弟後日叔當授姪能保之乎托克托曰在我不可
渝彼失其信天實鑒之三寶努雖不以為然而莫能奪
其議也是時尚書省賜予無節遷叙無法財用日耗名
爵日濫托克托奏曰爵賞者帝王所以用人也今爵及
比德賞及罔功緩急之際何所賴乎中書所掌錢糧工
役選法刑獄十有二事若從臣言恪遵舊制則臣願與
諸賢黽勉從事不然用臣何補遂有詔俾濫受宣勅者
赴所屬繳納僥倖之路既塞奔競之風頓哀中臺有職

罰鈔五百萬緡托克托請出以賑孤寡老疾窮而無告者宗王納古爾部人告其主為不軌托克托辨其誣抵告者罪宗王伊克圖徵其舊民於齊王班布爾實部中鄰境諸王欲奉齊王攻伊克圖齊王懼奔伊克圖以避之遂告齊王反托克托訊得實乃釋齊王而徙諸王于嶺南邊將托和齊請以新軍萬人益宗王綽哈廷議俾托克托往給其資裝托克托謂時方寧謐不宜生事辭不行遂遣丞相圖古勒等往給之幾以激變四年正月復

為中書左丞相仁宗即位眷待彌篤欲使均逸于外二月拜江浙行省左丞相下車進父老問民利病咸謂杭城故有便河通于江潯堙廢已久若踈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托克托曰吾陛辭日密旨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為便行之可也俄有旨禁勿興土功托克托曰敬天莫先勤民民蒙其利災沴自弭土功何尤不一月而成是時特們德爾為丞相欲固位取寵乃議立仁宗子英宗為皇太子而明宗以武宗子封周王出鎮

雲南又譖托克托為武宗舊臣詔逮至京數日綽和爾
實勒們傳兩宮旨諭托克托曰初疑汝親於所事故召
汝今察汝無他其復還鎮托克托入謝太后曰臣雖被
先帝知遇而受太后及今上恩不為不深豈敢昧所自
乎還江浙未幾遷江西行省左丞相英宗嗣位召拜御
史大夫時塔齊先為大夫陰忌之奏改江南行臺御史
大夫復喉言者劾其擅離職守將徙之雲南會塔齊伏
誅乃解家居不出者五年泰定四年薨年五十六至正

初贈推誠全德守義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和寧王諡忠獻托克托嘗即宣德別墅延師訓子鄉人化之皆向學朝廷賜其精舍額曰景賢書院為設學官其沒也即其中祠焉子九人其最顯者二人曰特穆爾達實曰達實特穆爾各有傳

雅克特穆爾

雅克特穆爾欽察氏綽和爾第三子世系見托克托呼傳武宗鎮朔方宿衛十餘年特愛之及即位拜正奉大

夫同知宣徽院事皇慶元年襲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奏
定二年加太僕卿三年遷同僉樞密院事致和元年進
僉書樞密院事泰定帝崩于上都丞相都爾蘇專政宗
王托克托旺沁附之利於立幼雅克特穆爾時總環衛
事留大都自以身受武宗寵拔之恩其子宜纂大位而
一居朔漠一處南陲實天之所置將以啓之由是與公
主察球爾族黨阿拉克特穆爾腹心之士博囉齊拉拉
等議以八月甲午昧爽率勇士訥古德勒等入興聖宮

集百官執中書平章額卜德呼勒巴延徹爾兵皆露刃
誓衆曰祖宗正統屬在武皇帝之子敢有不順者斬衆
皆潰散遂捕姦黨下獄而與西安王喇特納實哩入守
內庭分處腹心於樞密自東華門夾道重列軍士使人
傳命往來其中以防漏泄即命前河南行省叅知政事
明埒棟阿前宣政院使達爾瑪實哩乘驛迎文宗于中
興且令密以意喻河南行省平章巴延選兵備扈從於
是封府庫拘百司印遣兵守諸要害推前湖廣行省左

丞相拜布哈為中書左丞相詹事達實哈雅為平章前
湖廣行省右丞蘇蘇為中書左丞前陝西行省叅政王
布琳濟達為樞密副使蕭孟古岱仍為通政使與中書
右丞趙世延樞密同僉雅克特穆爾通政院使哈沙分
典庶務貸在京寺觀鈔篆死士買戰馬運京倉粟以餉
守禦士卒復遣使於各行省徵發錢帛兵器當時有諸
衛軍無統屬者又有謁選及罷退軍官皆給之符牌以
待調遣既受命未不知所謝注目而立乃指使南向拜衆

皆愕然始知有定向矣雅克特穆爾宿衛中夜則更遷無定居坐以待旦者將一月第薩敦子騰吉斯時留上都密遣達實特穆爾召之皆棄其妻子來歸丁酉再遣薩里布哈索諾木巴勒往中興趣大駕令達實特穆爾設為南使云諸王特穆爾布哈庫春布哈湖廣河南省臣及河南都萬戶合軍扈駕旦夕且至民勿疑懼丁未命薩敦以兵守居庸關騰吉斯弋古北口戊申復令奈瑪台為北使稱明宗從諸王兵整駕南轅中外乃安辛

亥薩里布哈至自中興云乘輿已發詔拜雅克特穆爾
知樞密院事丙辰率百官備法駕郊迎丁巳文宗至京
師居大內己未上都旺沁及太尉布哈丞相達實特穆
爾平章瑪魯御史大夫寧珠等軍次榆林九月庚申詔
雅克特穆爾帥師禦之薩敦先驅至榆林西乘其未陣
薄之北軍大敗甲子詔還都戊辰遼東平章圖們岱爾
以兵犯遼民鎮斬關以入遣薩敦往拒至薊州東沙流
河累敗之雅克特穆爾以為擾攘之際不正大名不足

以係天下之志與諸王大臣伏闕勸進文宗固辭曰大兄在朔方敢紊天序乎雅克特穆爾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文宗悟乃曰必不得已當明詔天下以著予退讓之意而後可壬申文宗即位改元天歷赦天下癸酉封雅克特穆爾太平王以太平路為其食邑甲戌加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賜黃金五百兩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一萬錠金素織段色絹二千匹海

東白鶻一青鶻二豹一平江官地五百頃即日詔將兵
出薊州拒圖們岱爾乙亥次三河而旺沁等軍已破居
庸關進屯三塚丙子雅克特穆爾蓐食倍道而還丁丑
抵榆河關帝出都城將親督戰雅克特穆爾單騎見曰
陛下出民必驚凡翦冠事一以責臣願陛下亟還宮文
宗乃還明日丁丑阿蘇衛指揮使呼圖克布哈塔爾海
特穆爾同知台哈布哈構變事覺械送京師斬以徇已
卯與旺沁前軍遇于榆河北奮擊敗之追至紅橋北旺

沁將樞密副使阿拉克特穆爾指揮呼圖克特穆爾來
會戰阿拉克特穆爾執戈入刺雅克特穆爾側身以刀
格其戈就斫之中左臂部將和尚馳擊呼圖克特穆爾
亦中左臂二人驍將也敵為奪氣遂卻因據紅橋兩軍
阻水而陣命善射者射之遂退師白浮南命知院伊蘇
岱爾巴圖爾伊納克實等分為三隊張兩翼以角之敵
敗走辛巳敵軍復合鏖戰白浮之野周旋馳突戈戟戛
摩雅克特穆爾手斃七人會日晡對壘而宿夜二鼓遣

阿拉克特穆爾博囉齊雅爾堅將精銳百騎鼓譟射其
營敵衆驚擾互自相擊至旦始悟人馬死傷無數明日
天大霧獲敵卒二人云旺沁等脫身竄山谷矣癸未天
清明旺沁集散卒成列出山我師駐白浮西堅壁不動
是夜又命薩敦潛軍繞其後部曲已圍爾壓其前夾營
吹銅角以震盪之敵不悟而亂自相撾擊三鼓後乃西
遁遲明追及昌平北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帝遣賜
上尊諭旨曰丞相每戰親冒矢石脫有不虞其若宗社

何自今後但凭高督戰察將士之用命不用命者以賞
罰之可也對曰臣以身先之為諸將法敢後者軍法從
事託之諸將萬一失利悔將何及是日敵軍再戰再北
旺沁單騎亡命伊蘇岱爾額布勒薩敦追之就命伊蘇
岱爾及僉院徹爾特穆爾統卒三萬守居庸關還至昌
平南俄報古北口不守上都軍掠石槽丙戌遣薩敦為
先驅雅克特穆爾以大軍繼發至石槽敵軍方炊掩其
不備直蹙之大軍并進追擊四十里至牛頭山擒駙馬

博囉特穆爾平章蒙古達實伊實特穆爾院使蘇爾達
袞等獻俘闕下戮之各衛將士降者不可勝紀餘兵奔
竄夜遣薩敦襲之逐出古北口丁亥圖們岱爾及諸王
額森特穆爾軍陷通州將襲京師雅克特穆爾急引還
十月己丑朔日將昏至通州乘其初至擊之敵軍狼狽
走渡潞河庚寅夾河而軍敵列植黍稽衣以毳衣然火
為疑兵夜遁辛卯率師渡河追之癸巳駐檀子山叅林
伊蘇特穆爾圖們岱爾合陽翟王太平國王多羅台平

章塔爾海軍來鬪士皆殊死戰至晚騰吉斯陷陣殺太
平死者敵野餘兵宵潰已而薩敦將輕兵要之弗及而
還乙未上都諸王呼喇台指揮阿拉克特穆爾安圖入
紫荊關犯良鄉游騎逼南城雅克特穆爾即率兵循北
山而西令脫銜繫囊盛莖豆以飼馬士行且食晨夜兼
程至于盧溝河呼喇台聞之望風西走是日凱旋入自
肅清門都人羅拜馬首謝更生之惠雅克特穆爾曰此
皆天子威靈吾何力焉入見帝大悅賜燕興聖殿盡懽

而罷賜太平王黃金印并降制書及賜玉盤龍衣珠衣
寶珠金腰帶等物是日薩敦遣報圖們岱爾軍復入古
北口雅克特穆爾以師赴之戰于檀州南野敗之東路
蒙古萬戶哈喇諾海率麾下萬人降餘兵東潰圖們岱
爾走還遼東獲呼喇台阿拉克特穆爾安圖多羅白塔
海等盡戮之先是齊王伊魯特穆爾東路蒙古元帥布
哈特穆爾聞文宗即位乃起兵圍上都時上都屢敗勢
蹙壬寅都爾蘇肉袒奉皇帝寶出請死齊王調兵護送

至京師庚戌文宗御興聖殿受皇帝寶下都爾蘇于獄
兩都平丁巳加雅克特穆爾達爾罕之號使其世子
孫襲之仍賜珠衣二七寶束帶一白金甕一黃金瓶二
海東白鶻一青鶻三白鷹一豹二十十二月置龍翊衛
命領其事先是至治二年以欽察衛士多為千戶所者
凡三十五故分置左右二衛至是又析為龍翊衛二年
立都督府以統左右欽察龍翊三衛哈喇婁東路蒙古
二萬戶府東路蒙古元帥府而以雅克特穆爾兼統之

尋陞為大都督府雅克特穆爾乞解相印還宿衛帝曰
卿已為省院惟未入臺其聽後命二月遷御史大夫依
前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太平王未幾復
拜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領都督府龍翊
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就佩元降虎符依前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達爾罕太平王先是文宗
以天下既定可行初志遣治書侍御史薩題迎大兄明
宗于漠北三月辛酉詔雅克特穆爾護墨寶北上明宗

嘉其功五月特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
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大都督領龍翊親軍都指揮使
事達爾罕太平王六月加拜太師餘如故從明宗南還
八月朔明宗次翁果察圖之地文宗以皇太子見庚寅
明宗暴崩雅克特穆爾以皇后命奉皇帝璽授文宗疾
驅而還晝則率宿衛士以扈從夜則躬擐甲胄繞帷殿
巡護癸巳達上都復與諸王大臣勸進己亥文宗復即
位于上都十二月丁亥文宗以雅克特穆爾有大勲勞

於王室封其曾祖父巴圖徹爾溧陽王曾祖妣伊嚕徹
爾溧陽王夫人祖父托克托呼昇王祖妣推勒塔納昇
王夫人父綽和爾揚王母額森塔納公主察球爾竝為
楊王夫人三年二月文宗欲昭其勲詔禮部尚書馬祖
常製文立石於北郊至順元年五月乙丑帝又以屢領
寵數未足報大勲下詔命獨為丞相以尊異之畧曰雅
克特穆爾勲勞惟舊忠勇多謀奮大義以成功致治平
於期月宜專獨運以重秉鈞授以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太師太平王達爾罕中書右丞相錄軍國重事監修
國史提調燕王宮相府事大都督領龍朔親軍都指揮
使司事凡號令刑名選法錢糧造作一切中書政務悉
聽總裁諸王公主駙馬近侍人員大小諸衙門官員人
等敢有隔越聞奏以違制論六月知樞密院事庫春貝
托克托穆爾等十人惡其權重欲謀害之頁特瑪實托
密以其謀告雅克特穆爾即率欽察軍掩捕按問皆誅
之二年二月為建第於興聖宮西南三月賜鷹坊百人

十一月癸未詔養其子塔喇海為子辛酉以雅克特穆爾兼奎章閣大學士領奎章閣學士院事賜龍慶州之流盃園池水磴土田又賜平江松江江陰蘆場蕩山沙塗沙田等地因言平江松江圩田五百頃有奇糧七千七百石願增為萬石入官以所得餘米贍弟薩敦詔從之四年文宗大漸遺詔立兄明宗之子已而文宗崩明宗次于伊埒哲伯即位四十三日而崩文宗后臨朝雅克特穆爾與羣臣議立文宗子雅克特古斯文宗后曰

天位至重吾兒方幼冲豈能任耶明宗子托歡特穆爾
出居廣西今年十三矣可嗣大統于是奉太后命名還
京師至良鄉具鹵簿迎之雅克特穆爾與之並馬行於
馬上舉鞭指畫告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之故而托歡
特穆爾卒無一語酬之雅克特穆爾疑其意不可測且
明宗之崩實與逆謀恐即位之後追舉前事故宿留數
月而心志日以瞋亂先是雅克特穆爾秉大權以來挾
震主之威肆意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帝后為

夫人前後尚宗室之女四十人或有交禮三日遽遣歸者而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家男女列坐名駕鵞會見座隅一婦色甚麗問曰此為誰意欲與俱歸左右曰此太師家人也至是荒淫日甚體羸溺血而薨雅克特穆爾既死托歡特穆爾始即位是為順帝以薩敦為左丞相騰吉斯為御史大夫元統二年四月命騰吉斯總管高麗女直漢軍萬戶府達嚕噶齊授薩敦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達爾罕榮王太傅

中書左丞相賜廬州路為食邑宥世世子孫九死贈雅克特穆爾太師公忠開濟弘謨同德協運佐命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追封德王謚忠武至元元年三月立雅克特穆爾女巴約特氏為皇后時薩敦已死騰吉斯為中書左丞相巴延獨用事騰吉斯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也巴延何人而位居吾上與薩敦弟達哩潛蓄異心交通所親諸王鴻和特穆爾謀援立以危社稷帝數召達哩不至郟王齊齊克圖發其

謀六月三十日騰吉斯伏兵東郊身率勇士突入宮闕
巴延及鄂勒哲特穆爾鼎珠奇爾濟蘓等掩捕獲之騰
吉斯及其弟塔喇海伏誅而其黨北奔達哩所達哩即
應以兵殺使者哈勒蘭鄂爾和用以褫旗帝遣阿巴諭
之又殺阿巴而率其黨和尚拉拉等逆戰為吹斯戢和
爾布哈追之力窮勢促阿哩袞徹爾執達哩等送上都
戮之鴻和特穆爾自殺集賽官阿恰齊亦預騰吉斯之
謀欲殺巴延後擒付有司具伏其辜伏誅初騰吉斯之

敗被擒攀折殿檻不肯出塔喇海走匿皇后坐下后敵
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巴延奏曰豈有兄弟
為逆而皇后黨之者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
汝兄弟為逆豈能相救耶乃遷皇后出宮尋酖之于開
平民舍遂簿錄騰吉斯家

巴延

巴延默爾吉濟特氏曾祖特默格爾給事宿衛大父青
海從憲宗伐宋歿於王事父錦濟勒總宿衛隆福太后

宮巴延弘毅深沉明達果斷年十五奉成宗命侍武宗于藩邸大德三年從北征海都五年從至塔奇克拉呼之地力戰又至哈喇台之地功為諸將先十年烏魯斯實巴爾等逃奔徹伯爾之地武宗命巴延追降之十一年武宗大會諸王駙馬於和琳錫號曰巴延巴圖爾武宗即位拜吏部尚書俄改尚服院使又拜御史中丞至大二年十一月拜尚書平章政事特賜蛟龍虎符領右衛阿蘇親軍都指揮使司達嚕噶齊三年加特進延祐

三年仁宗命為周王常侍府常侍四年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五年就陞御史大夫六年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七年拜陝西行臺御史大夫至治二年復遷南臺御史大夫泰定二年遷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三年遷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舊所賜河南田五千頃以二千頃奉帝師祝釐八百頃助給宿衛自取不及其半宿姦頑豪嘗毒害民者已延必深治之致和元年七月泰定帝崩八月丞相雅克特穆爾遣明埒棟阿迎武宗子懷王于江

陵道過河南使以謀密告已延巴延嘆曰此吾君之子也吾夙荷武皇厚恩委以心膂今爵位至此非覲萬一為已富貴計大義所臨曷敢顧望即集僚屬明告以故於是會計倉廩府庫穀粟金帛之數乘輿供御宰餽膳羞徒旅委積士馬芻糒供億之須以及賞賚犒勞之用靡不備至不足則檄州縣募民折輸明年田租及貸商人貨貲約倍息以償又不足則邀東南常賦之經河南者輒止之以給其費徵發民丁增置驛馬補城櫓浚濠

池修戰守之具嚴徵邏斥堠日被堅執銳與僚佐曹掾
籌其便宜遣孟古布哈以其事馳告懷王又使羅壘報
雅克特穆爾曰公盡力京師河南事我當自効巴延別
募勇士五千人以迎帝于南而躬勒兵以俟叅政圖卜
台曰今蒙古軍馬與宿衛之士皆在上都而令特默齊
軍守諸隘吾恐此事之不可成也我等圖保性命他何
計哉巴延不從其言其夜圖卜台手刃欲殺巴延為變
巴延覺遂拔劍殺之奪其所部軍器收馬千二百騎懷

王命薩里布哈拜巴延河南行省左丞相懷王至河南
巴延屬橐鞬擐甲胄與百官父老導入咸俯伏稱萬歲
即上前叩頭勸進懷王解金鎧御服寶刀及海東白鶻
文豹賜巴延明日扈從北行九月懷王即皇帝位是為
文宗特加巴延銀青榮祿大夫仍領宿衛尋加太尉賜
黃金二百五十兩白金一千兩楮幣二十五萬緡進開
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御史大夫中政院使天曆二
年正月拜太保二月加授儲慶使加賜虎符特授忠翊

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未幾明宗即位文宗居東宮拜太子詹事太保開府如故八月拜中書左丞相明宗崩文宗嗣位加儲政院使三年正月拜知樞密院事至順元年文宗以已延功大不有異數不足以報稱特命尚世祖庫春太子女孫曰布延德濟分賜虎士三百集賽台百默爾奇軍百阿蘇軍百隸左右宿衛又賜黃金雙龍符鐫文曰廣忠宣義正節振武佐運功臣組以寶帶世為明券又命凡宴飲視諸宗王禮二年八月進封浚寧

王特加授侍正府侍正追封其先三世為王又加巴延
昭功宣毅萬戶忠翊侍衛都指揮使三年拜太傅加徽
政使八月文忠崩十月巴延奉太皇太后命立明宗之
子伊埒哲伯是為寧宗十一月寧宗崩四年六月順帝
至自南服入踐大位嘉巴延翊戴之功拜中書右丞相
上柱國監修國史元統二年進太師奎章閣大學士領
太史院兼司天監威武阿蘓諸衛奏復經筵加知經筵
事十一月進封秦王繼領太禧宗禋院中政院宣政院

隆祥使司官相諸內府總領蒙古欽察俄羅斯諸衛親
軍都指揮使三年六月騰吉斯及其弟塔喇海私蓄異
志謀危社稷已延奉詔誅之餘黨稱兵又親率師往上
都擊破其衆七月已延鵠殺皇后已約特氏為匿騰吉
斯塔喇海于后宮已延怒曰豈有兄弟謀不軌而姊妹
黨之者乎遂鵠之詔諭天下用國初故事賜已延以達
爾罕之號俾世襲之至元元年已延贊帝率遵舊章奏
寢妨農之務停海內土木營造四年息彰德萊蕪冶鐵

一年蠲京圻漕戶雜徭減河間兩淮福建鹽額歲十八萬五千有奇賑沙漠貧戶及南北饑民至千萬計帝允而行之其知經筵日當進講必與講官數陳格言以盡啟沃之道太皇太后賜第時雍坊有奇雄麗視諸王邸已延力辭制度務從損約四年求解政柄三宮交勉留五年十月詔為大丞相加號元德上輔賜七寶玉書龍虎金符鐫刻如前先數日已延而奏請以賜田歲入所積鈔一萬錠賑塔勒謙摩琳納琳三道驛置及關北十

三驛之困乏者然巴延自誅騰吉斯之後獨秉國鈞專權自恣變亂祖宗成憲虐害天下漸有姦謀帝患之初巴延欲以其姪托克托宿衛伺起居懼物議乃以樞密知院旺嘉努翰林承旨實喇卜同侍禁近實屬意托克托故托克托政令日修衛士拱聽約束巴延自領諸衛精兵以揚珠布哈為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側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燄薰灼天下之人惟知有巴延而已托克托深憂之乘間自陳忘家徇國意帝未之信

遣阿魯沙克嘉本日以忠義與之往復論難益知其心
無他遂聞于帝帝始無疑是年車駕自上都還京巴延
數以兵巡行紅城諸處歸輒在後三人謀益堅巴延不知
益逞凶虐搆郊王齊齊克圖奏賜死帝未允輒傳旨行
刑復奏貶宣讓王特穆爾布哈威順王庫春布哈辭色
憤厲不待旨而行帝益忿之巴延且日益立威鉅錮諸
獄延及無辜六年二月巴延自領兵衛請帝出田托克
托告帝托疾不往已延固請太子雅克特古斯次柳林

托克托遂與沙克嘉本阿魯合謀白帝戊戌托克托悉
拘門鑰受密旨領軍阿魯沙克嘉本侍帝側傳命是夜
帝御玉德殿主符檄發號令詳見托克托傳中二鼓遣
太子集賽伊徹察喇率三十騎抵太子營取之入城夜
半見帝四鼓命濟爾噶台奉詔往柳林出已延為河南
行省左丞相已亥已延遣人來城下問故托克托倨城
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無罪可各還本衛已
延奏乞陞辭不許遂行道出真定父老奉觴酒以進已

延問曰爾曾見子殺父事耶父老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見臣殺君已延俛首有慙色三月辛未詔徙南恩州陽春縣安置病死于龍興路驛舍

滿濟勒噶台

滿濟勒噶台已延之弟也滿濟勒噶台蚤扈從武宗後侍仁宗於潛邸出入恭謹泣事敏達仁宗說之及立為皇太子以為中順大夫典用太監尋遷吏部郎中陞侍郎進兵部尚書遷利用卿進度支卿轉同知典瑞院事

陞院使歷大都路達嚕噶齊佩虎符領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泰定四年拜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闕陝大饑賑貸有不及者盡出私財以周貧民所活甚衆轉太府卿又轉都功德使改宣政使三遷皆仍太府卿佩元降虎符領高麗女直漢軍萬戶府達嚕噶齊拜御史大夫仍領高麗女直漢軍兼右衛阿蘇親軍都指揮使司達嚕噶齊提調承徽寺尋遷知樞密院事兼前職加提調武備寺事加金牌領欽察楚徹特穆爾千戶所又仍以知

樞密院事加鎮守海口侍衛親軍屯儲都指揮使司達
嚕噶齊餘如故至元三年議進爵封王辭以兄巴延既
封秦王兄弟不宜竝王乃拜太保分樞密院往鎮北邊
至鎮邊民歲有徭役悉蠲除之後為定例六年巴延既
罷黜召拜太師中書右丞相奏罷各處船戶提舉廣東
採珠提舉二司兼領右衛阿蘇軍又兼領羣牧監未幾
以疾辭帝優詔起之其請益堅遂以太師就第明年其
子托克托為右丞相封滿濟勒噶台為忠王至正七年

伯勒齊爾布哈諫于帝詔安置甘肅薨年六十三滿濟
勒噶台所至不以察察為明赫赫為威僚屬各効其勤
至於事功既成未嘗以為已出也以仁宗寵遇之深忌
日必先百官詣原廟致敬或一食一果之美必持獻廟
中仁宗嘗建寺雲州九峯山未成而崩滿濟勒噶台以
私財成之曰是雖未足以報先帝之恩先帝嘗駐驛於
茲誠不忍過其所而坐視蕪廢也又建寺都城健德門
東十二年特命改封德王令翰林儒臣製詞立碑仍賜

旌忠昭德之額長子托克托次子額森特穆爾

托克托字大用生而岐嶷異於常兒及就學請於其師
吳直方曰使托克托終日危坐讀書不若日記古人嘉
言善行服之終身爾稍長膂力過人能挽弓一石年十
五為皇太子齊哩克昆集賽官天曆元年襲成製提舉
司達嚕噶齊二年入覲文宗見之悅曰此子後必可大
用遷內宰司丞兼前職五月命為府正司丞至順二年
授虎符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元統二年同知宣政

院事兼前職五月遷中政使六月遷同知樞密院事至元元年騰吉斯陰謀不執事覺伏誅其黨達哩及拉拉等稱兵外應托克托選精銳與戰盡擒以獻歷太禧宗裡院使拜御史中丞虎符親軍都指揮使提調左阿蘇衛四年進御史大夫仍提調前職大振綱紀中外肅然扈從上都還至雞鳴山渾河帝將畋于保安州馬蹶托克托諫曰古者帝王端居九重之上日與大臣宿儒講求治道至於飛鷹走狗非其事也帝納其言授金紫光

祿大夫兼紹熙宣撫使是時其伯父巴延為中書右丞相既誅騰吉斯益無所忌擅爵人赦死罪任邪佞殺無辜諸衛精兵收為已用府庫錢帛聽其出納帝積不能平托克托雖幼養於巴延常憂其敗私請其父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以為然復懷疑久未決質之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家耳餘復何顧焉當是時帝左右前後皆巴延所樹親黨獨沙克嘉木阿魯為

帝腹心日與之處托克托與二人深相結納而錢唐楊瑀嘗事帝潛邸為奎章閣廣成局副使得出入禁中帝知其可用每三人論事使瑀參焉五年秋車駕留上都巴延時赴應昌托克托與沙克嘉本阿魯謀禦之東門外懼弗勝而止會河南范孟矯殺省臣事連廉訪使段輔巴延風臺臣言漢人不可為廉訪時伯勒齊爾布哈亦為御史大夫畏人議已辭疾不出故其章未上巴延促之急監察御史以告托克托托克托曰伯勒齊爾布

哈位吾上且掌印我安敢專伯勒齊爾布哈懼且將出
托克托度不能遏謀於直方直方曰此祖宗法度決不
可廢盍先為上言之托克托入白帝及章上帝如托克
托言已延知之大怒言于帝曰托克托雖臣子其心專
祐漢人必當治之帝曰此皆朕意非托克托罪也及巴
延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
語托克托托克托亦泣下歸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宗社
所繫不可不密議論之際左右為誰曰阿魯及托克托

穆爾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語
一泄主危身戮矣托克托乃延二人于家置酒張樂晝
夜不令出遂與沙克嘉本阿嚕議候巴延入朝禽之戒
衛士嚴門禁螭坳悉置兵巴延見之大驚召托克托責
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巴延遂疑托克托益
增兵自衛六年二月巴延請太子雅克特古斯獵柳林
托克托與沙克嘉本阿嚕謀以所掌兵及宿衛士拒巴
延戊戌遂拘城門鑰命親信列布城下是夜奉帝御玉

德殿召近臣旺嘉努實喇卜及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
午門聽命又召瑀及江西范匪入草詔數已延罪狀詔
成夜已四鼓命中書平章政事濟爾噶台齋赴柳林已
亥托克托坐城上而巴延亦遣騎至城下問故托克托
曰有旨逐丞相巴延所領兵皆散而巴延遂南行詳見
已延傳中事定詔以滿濟勒噶台為中書右丞相托克
托知樞密院事虎符忠翊衛親軍都指揮使提調武備
寺阿蘇衛千戶所兼紹熙等處軍民宣撫都總使宣忠

俄羅斯護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嚕噶齊昭功萬戶府都總使十月滿濟勒噶台移疾辭位詔以太師就第至元元年遂命托克托為中書右丞相錄軍國重事托克托乃悉更已延舊政復科舉取士法復行太廟四時祭雪郊王齊齊克圖之寃名還宣讓威順二王使居舊藩以阿魯圖正親王之位開馬禁減鹽額蠲負逋又開經筵遴選儒臣以勸講而托克托實領經筵事中外翕然稱賢相二年五月用參議博囉等言於都城外開河置

開放金口水欲引通州船至麗正門後丁夫數萬訖無
成功事見河渠志三年詔修遼金宋三史命托克托為
都總裁又請修至正條格頒天下帝嘗御宣文閣托克
托奏曰陛下臨御以來天下無事宜留心聖學頗聞左
右多沮撓者設使經史不足觀世祖豈以是教裕皇哉
即秘書監取裕宗所授書以進帝大悅皇太子阿裕爾
實哩達喇嘗保育于托克托家每有疾藥必嘗之而進
帝嘗駐蹕雲州遇烈風暴雨山水大至車馬人畜漂溺

托克托抱皇太子單騎登山乃免至六歲還帝慰撫之
曰汝之勤勞朕不忘也托克托以私財造大壽元忠國
寺於健德門外為皇太子祝釐其費為鈔十二萬二千
錠四年閏月領宣政院事諸山主僧請復僧司曰郡縣
所苦如坐地獄托克托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
地獄時有疾漸羸且術者亦言年月不利乃上表辭位
帝不允表凡十七上始從之有旨封鄭王食邑安豐賞
賚巨萬俱辭不受乃賜松江田為立稻田提領所七年

伯勒齊爾布哈以宿憾譖其父滿濟勒噶台詔徙甘肅
托克托力請俱行在道則閱騎乘廬帳食則視其品之
精粗及至其地滿濟勒噶台安之復移西域薩克蘇之
地至河名還甘州就養十一月滿濟勒噶台薨帝念托
克托勲勞召還京師八年命為太傅提調宮傳綜理東宮
事九年多爾濟太平皆罷相遂詔托克托復為中書右
丞相賜上尊名馬襲衣玉帶托克托既復入中書恩怨
無不報時開端本堂皇太子學于其中命托克托領端

本堂事又提調阿蘇欽察二衛內史府宣政院太醫院
事十年五月居母薊國夫人憂帝遣近臣諭之俾出理
庶務於是托克托用烏克遜良楨龔伯遂汝中柏拜特
穆爾等為僚屬委以腹心之寄小大之事悉與之謀事
行而羣臣不知也吏部尚書僕哲篤建言更造至正交
鈔托克托信之詔集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院諸臣
議之皆唯唯獨祭酒呂思誠言不可托克托不悅既而
終變鈔法而鈔竟不行事見思誠傳河決白茅堤又決

金堤方數千里被其患五年不能塞托克托用賈魯計
請塞之以身任其事出告羣臣曰皇帝方憂下民為大
臣者職當分憂然事有難為猶疾有難治自古河患即
難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而人人異論皆不聽乃
奏以賈魯為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
七萬役之築決堤成使復故道凡八月功成事見河渠
志於是天子嘉其功賜世襲達爾罕之號又勅儒臣歐
陽元製河平碑以載其功仍賜淮安路為其食邑郡邑

長史聽其自用已而汝頥之間妖寇聚衆反以紅巾為號襄樊唐鄧皆起應之十一年托克托乃奏以弟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為知樞密院事將諸衛兵十餘萬討之克上蔡既而駐兵沙河軍中夜驚額森特穆爾盡棄軍資器械北奔汴梁收散卒屯朱仙鎮朝廷以額森特穆爾不習兵詔別將代之額森特爾徑歸昏夜入城仍為御史大夫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十二人劾其喪師辱國托克托怒乃遷西行臺御史大夫多爾濟巴勒為湖廣

行省平章政事而御史皆除各府添設判官由是人莫敢言事十二年紅巾有號芝麻李者據徐州托克托請討之以逮魯魯為淮南宣慰使募鹽丁及城邑趨捷通二萬人與所統兵俱發九月師次徐攻其西門賊出戰以鐵翎箭射馬首托克托不為動麾軍奮擊之大敗其衆入其外郭明日大兵四集亟攻之賊不能支城破芝麻李遁去獲其黃纛旗鼓燒其積聚追擒偽千戶數十人遂屠其城帝遣中書平章政事布哈等即軍中命托

克托為太師依前右丞相趣還朝而以樞密院同知圖
沁等進師平賴亮師還賜上尊珠衣白金寶鞍皇太子
錫燕于私第詔改徐州為武安州立碑以著其績十三
年三月托克托用左丞烏克遜良楨右丞烏蘭哈達議
屯田京畿以二人兼大司農卿托克托領大司農事西
至西山東至遷民鎮南至保定河間北至檀順州皆引
水利立法佃種歲乃大稔十四年張士誠據高郵屢招
之不降詔托克托總制諸王諸省軍討之黜陟予奪一

切庶政悉聽便宜行事省臺院部諸司聽選官屬從行
稟受節制西域西番皆發兵來助旌旗累千里金鼓震
野出師之盛未有過之者師次濟寧遣官詣闕里祀孔
子過鄒縣祀孟子十一月至高郵辛未至乙酉連戰皆
捷分遣兵平六合賊勢大蹙俄有詔罪其老師費財以
河南行省左丞相台哈布哈中書平章政事伊徹察喇
知樞密院事舒蘇代將其兵削其官爵安置淮安先是
托克托之西行也伯勒齊爾布哈欲陷之凡哈瑪爾屢

言于帝召還近地托克托深德之至是拜為中書右丞而是時托克托信用汝中柏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瑪爾不為之下汝中柏因譖之托克托改為宣政院使位居第三於是哈瑪爾深銜之哈瑪爾嘗與托克托議授皇太子冊寶禮托克托每言中宮有子將寘之何所以故久不行託克托將出師以汝中柏為治書侍御史使輔額森特穆爾居中汝中柏恐哈瑪爾為後患欲去之托克托未決令與額森特穆爾謀額森特穆爾以其有功於已

不從哈瑪爾知之遂譖托克托於皇太子及皇后奇氏會額
森特穆爾移疾家居監察御史袁賽音布哈等承哈瑪爾旨
上章劾之三奏乃允奪御史臺印出都門外聽旨以旺嘉努為
御史大夫而托克托亦有淮安之命十二月辛亥詔至軍中
參議龔伯遂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
嘗被密旨今奉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
大事去矣托克托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與天子抗
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托克托頓首謝曰臣至愚荷

天子寵靈委以軍國重事蚤夜戰兢懼弗能勝一旦釋此重負上恩所及者深矣即出兵甲及名馬三千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伊徹察喇舒蘇節制客省副使哈喇丹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拔刀刎頸而死初命安置淮安俄有旨移置額森訥路十五年三月臺臣猶以謫輕列疏其兄弟之罪於是詔流托克托于雲南大理宣慰司鎮西路流額森特穆爾于四川碉門托克托長子哈喇章肅州安置次子

三寶努蘭州安置家產籍入官托克托行至大理騰衝
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許築室一程外以居雖有加害
者可以無虞托克托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巽辭以
絕之九月遣官移置阿恰齊之地高惠以托克托前不
受其女首發鐵甲軍圍之十二月己未哈瑪爾矯詔遣
使鵬之死年四十二訃聞中書遣尚舍卿七十六至其
地易棺衣以殮托克托儀狀雄偉頎然出於千百人中
而器宏識遠莫測其蘊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極人臣而

不驕輕貨財遠聲色好賢禮士皆出于天性至於事君之際始終不失臣節雖古之有道大臣何以過之惟其惑於羣小急復私讎君子譏焉二十三年監察御史張冲等上章雪其寃於是詔復托克托官爵給復其家產召哈喇章三寶努還朝而額森特穆爾先是亦已死乃授哈喇章中書平章政事封申國公分省大同三寶努知樞密院事二十六年監察御史陞努額森薩都寶哩等復言奸邪構害大臣以致臨敵易將我國家兵機不

振從此始錢糧之耗從此始盜賊縱橫從此始生民之塗炭從此始使托克托不死安得天下有今日之亂哉乞封一字王爵定諡及加功臣之號朝廷皆是其言然以國家多故未及報而國亡



元史卷一百三十八

元史卷一百三十八考證

托克托傳至大三年尚書省立遷右丞相 按宋元通鑑復立尚書省為至大二年八月托克托為左丞相 與此互異

托克托傳兄弟叔姪世世相承孰敢問其序者 按問字舊訛問字今改

雅克特穆爾傳弟騰敦子騰吉斯時留上都 按弟字舊訛第據綽和爾傳改

雅克特穆爾傳至是又析為龍翔衛 按析字舊訛析

據兵志改

巴延傳大義所臨曷敢顧望 按顧字舊訛願今改

巴延傳賜七寶玉書龍虎金符 按輟耕錄載巴延所

署官銜計二百四十六字典瑞院為奏置龍鳳牌其

三珠各函徑寸真珠一枚而飾以寶石用白玉鑲嵌

造即此所稱龍虎符而其名小異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元史

卷一百

三十九至
四十二

檢討臣
翁樹培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
朱鈐

欽定四庫全書

元史卷一百二十九

明翰林學士臣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二十一

奈曼台

奈曼台穆呼哩五世孫曾祖曰博囉祖曰阿爾濟蘇追

封莒王謚忠惠父曰和斯和哩嗣國王追封肅王奈曼

台身長七尺摯靜有威明果善斷射能貫札大德五年

奉命征海都都勒幹以功賜貂裘白金授宣徽院使階
榮祿大夫七年拜嶺北行省右丞舊制募民中糧以餉
邊是歲中者三十萬石用事者挾私為市殺其數為十
萬民進退失措奈曼台請於朝凡所輸者悉受之以為
下年之數民感其德至治二年改甘肅行省平章政事
佩金虎符甘肅歲糴糧於蘭州多至二萬石距寧夏各
千餘里至甘州自甘州又千餘里始達額齊訥路而寧
夏距額齊訥僅千里奈曼台下諭令輓者自寧夏徑趨

額齊訥歲省費六十萬緡天歷二年遷陝西行省平章
政事關中大饑詔募民入粟予爵四方富民應命輸粟
露積關下初河南饑告糴關中而關中民遏其糴至是
關吏乃河南人修宿怨拒粟使不得入奈曼台杖關吏
而入其粟京兆民掠人而食之則命分健卒為隊捕強
食人者其患乃已時入關粟雖多而貧民乏鈔以糴奈
曼台取官庫未燬昏鈔得五百萬緡識以省印給民行
用俟官給賑饑鈔如數易之先時民或就食他所多毀

牆屋以往奈曼台諭之曰明年歲稔爾當復還其勿毀之民由是不敢毀及明年還皆得按堵如初拜西行臺御史大夫賜金幣玩服等物奉命送太宗皇帝舊鑄皇兄之寶於其後嗣揚珠濟達奈曼台威望素嚴至其境禮貌益尊至順元年遷上都留守佩元降虎符虎賁親軍都指揮使進階開府儀同三司知嶺北行樞密院事封宣寧郡王賜金印尋奉命出鎮北邊錫予尤重國初諸軍置萬戶千戶百戶時金銀符未備惟加纓於槍以

為等威至是奈曼台為請於朝皆得綰符後至元三年
詔奈曼台襲國王授以金印繼又以安邊睦鄰之功賜
珠絡半臂并海東名鷹西域文豹國制以此為極恩六
年拜嶺北行省左丞相仍前國王知行樞密院事至正
二年遷遼陽行省左丞相以年踰六十上疏辭職歸念
其軍士貧乏以麥四百石馬二百匹羊五百頭徧給之
八年薨於家帝聞之震悼命有司厚致賻儀詔贈撫忠
宣惠綏遠輔治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

魯王謚忠穆子二長額森布哈入宿衛掌舒庫爾齊特授朝列大夫給事中拜監察御史繼除河西廉訪副使淮西宣慰副使累遷中書叅知政事由御史中丞為中書右丞次鴻和爾布哈

多爾濟

多爾濟穆呼哩六世孫托克托子也多爾濟一歲而孤稍長備宿衛事母至孝喜讀書不屑屑事章句於古君臣行事忠君愛民之道多所究心至治二年授中奉大

夫集賢學士時年未及冠一時同寅如郭貫趙世延鄧文原諸老皆器重之天厯元年多羅台國王自上都領兵至古北口與大都兵迎敵事定文宗殺多羅台二年多爾濟襲國王位扈蹕上都詔便送至遼陽之國順帝至元四年多羅台弟奈曼台恃太師巴延勢謂國王位乃其所當襲愬於朝巴延妻欲得多爾濟大珠環價直萬六十錠多爾濟無以應則慨然曰王位我祖宗所傳不宜從人求買我縱不得為設為之亦我宗族人耳於

是奈曼台以賂故得為國王而除多爾濟遼陽行省左丞相以安靖為治民用不擾六年遷河南行省左丞相為政如在遼陽時先是河南范孟為亂以誑誤連繫者千百計多爾濟至頗知其寃力欲直之而平章政事納琳乃元問官執其說不從已而納琳還言於朝以為多爾濟心徇漢人多爾濟為人寬弘有度亦不卹也至正四年遷江浙行省左丞相時杭城荐經災燬伯勒齊爾布哈先為相務寬紓多爾濟繼之咸仍其舊民心翕然

汀州寇竊發多爾濟調遣將士招捕之威信所及數月
即平帝嘉其績錫九龍衣上尊酒居二年方面晏然杭
之耆老請建生祠如前丞相故事多爾濟辭之曰昔者
我父平章官浙省我實生於此宜爾父老有愛於我我
於爾杭人得無情乎然今天下承平我叨居相位於此
唯知謹守法度不辱先人足矣何用虛名為七年召拜
御史大夫會丞相虛位秋拜中書左丞相冬陞右丞相
監修國史而太平為左丞相是時朝廷無事稽古禮文

之事有墜必舉請賜經筵講官坐以崇聖學選清望官
專典陳言以求治道嚴守令六事沙汰僧尼舉隱逸士
事見太平傳歲餘留守司行致賀禮其物先留鴻禧觀
將饋二相多爾濟家臣寓觀中察知物有豐殺其致左
相者持豐家臣具白其事請卻之多爾濟曰彼縱不送
我亦又何恠即命受之鄭王家產既籍於官多爾濟俾
掾史錄其數明日掾史以復韓嘉訥為平章不知出丞
相命勃然變色叱掾史曰公事須自下而上何竟白丞

相令客省使扶出多爾濟不為動知者咸服其量九年
罷丞相位復為國王之國遼陽十四年托克托總兵南
討中書叅議龔伯遂建言宜分遣諸宗王及異姓王俱
出軍吳王托爾齊厚賂伯遂獲免多爾濟獨曰吾國家
世臣天下有事政効力之秋也吾豈暇與小子輩通賄
賂哉即領兵出淮南聽托克托節制托克托遣攻六合
拔之既而詔削托克托官爵罷其兵權多爾濟乃以本
部兵守揚州十五年薨於軍年五十二初多爾濟為集

賢學士從其從兄丞相拜珠在上都南坡之變拜珠遇
害賊臣特克實齊勤特穆爾等并欲殺多爾濟從子多
爾濟巴勒方八歲詣集賽官蘇都爾求免以故多爾濟
得脫於難多爾濟為相務存大體而太平則兼理庶務
一時政權頗出於太平趨附者衆多爾濟處之凝然不
與較然太平亦能推讓盡禮中外皆號為賢相云二子
都哩木特穆爾翰林學士阿穆嘎實哩襲國王

多爾濟巴勒

多爾濟巴勒字惟中穆呼哩七世孫祖索多父伯勒格特穆爾多爾濟巴勒甫晬而孤育於從祖母拜珠從父也請於仁宗降璽書護其家稍長好讀書年十四見文宗適將幸上都親閱御衣命錄於簿顧左右無能書漢字者多爾濟巴勒引筆書之文宗喜曰世臣家乃能知學豈易得哉命為尚衣奉御尋授工部郎中元統元年擢監察御史首上疏請親祀宗廟赦命不宜數又陳時政五事其一曰太史言三月癸卯望月食既四月戊午

朔日又食皇上宜奮乾綱修刑政疎遠邪佞顯任忠良庶可消弭災變以為禎祥二曰親祀郊廟三曰博選勲舊世臣之子端謹正直之人前後輔導使嬉戲之事不接於目俚俗之言不及於耳則聖德日新矣四曰樞機之臣固宜尊寵然必賞罰公則民心服五曰弭安盜賊振救饑民是時日月薄蝕烈風暴作河北山東旱蝗為災乃復條陳九事上之一曰比日倖門漸啓刑罰漸差無功者覬覦希賞有罪者僥倖求免恐刑政漸隳紀綱

漸奈勞臣何以示勸姦臣無所警懼二曰天下之財皆出於民民竭其力以佐公上而用猶不足則嗟怨之氣上千陰陽之和水旱災變所由生也宜顯命中書省官二員督責戶部詳定減省罷不急之工役止無名之賞賜三曰禁中常作佛事權宜停止四曰官府日增選法愈敝宜省冗員五曰均公田六曰鑄錢幣七曰罷山東田賦總管府八曰蠲河南自實田糧九曰禁取姬妾於海外正月元日朝賀大明殿多爾濟巴勒當糾正班次

上言百官踰越班制者當同失儀論以懲不敬先是教坊官位百官後御史大夫薩題傳旨俾入正班多爾濟巴勒執不可薩題曰御史不奉詔耶多爾濟巴勒曰事不可行大夫覆奏可也西僧為佛事內廷醉酒失火多爾濟巴勒劾其不守戒律延燒宮殿震驚九重薩題傳旨免其罪多爾濟巴勒又執不可一日間傳旨者八乃已丞相巴延御史大夫騰吉斯二家奴怙勢害民多爾濟巴勒巡歷至朔州悉捕致於法民大悅及還騰吉斯

怒曰御史不禮我已甚辱我家人我何面目見人耶答
曰多爾濟巴勒知奉法而已它不知也騰吉斯從子茂
穆蘇為欽察親軍指揮使恣橫不法多爾濟巴勒劾之
茂穆蘇因集無賴子欲加害會騰吉斯被誅乃罷遷太
府監改奎章閣學士院供奉學士進承制學士皆兼經
筵官又陞侍書學士同知經筵事時多爾濟巴勒甫弱
冠又世家子乃獨以經術侍帝左右世以為盛事至正
元年罷學士院除翰林學士陞資善大夫於是經筵亦

歸翰林仍命多爾濟巴勒知經筵事時喀喇庫庫以翰林學士承旨亦在經筵在上前敷陳經義多爾濟巴勒為翻譯曲盡其意多所啓沃禁中語秘不傳俄遷大宗正府伊克扎爾古齊聽訟之際引諭律令曲當事情有同僚年老者歎曰吾居是官四十年見公論事殆神人也宗王有殺其大母者多爾濟巴勒與巴克實力請於朝必正其罪時相難之出為淮東肅政廉訪使遷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未行又遷江西行省左丞以疾不赴

北還養疾黃崖山中起為資正院使五年拜中書叅知
政事同知經筵事提調宣文閣時纂集至正條格多爾
濟巴勒謂是書上有祖宗制誥安得獨稱今日年號又
律中條格乃其一門耳安可獨以為書名時相不能從
唯除制誥而已有以音樂得幸者詔用為崇文監丞多
爾濟巴勒它擬一人以聞帝怒曰選法盡由中書省耶
多爾濟巴勒頓首曰用偉人居清選臣恐後世議陛下
今選它人臣之罪也省臣無與焉帝乃悅陞右丞尋拜

御史中丞監察御史劾奏伯勒齊爾布哈章甫上黜御
史大夫琳沁巴勒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多爾濟巴勒
曰若此臺綱安在再上章劾奏并留大夫不允臺臣皆
上印綬辭職帝諭多爾濟巴勒曰汝其毋辭對曰憲綱
隳矣臣安得獨留帝為出涕多爾濟巴勒即杜門謝客
尋出為遼陽行省平章政事階榮祿大夫至官詢民所
疾苦知米粟羊豕薪炭諸貨皆藉鄉民販負入城而貴
室僮奴公府隸卒爭強買之僅酬其半直又其俗編柳

為斗大小不一豪賈猾僧得以高下其手民咸病之即
飭有司厲防禁齊稱量諸物乃畢集而價自平又存恤
孤老平準錢法清銓選汰胥吏慎勾稽興廢墜鉅細畢
舉苟有罪雖勲舊不貸王邨百司聞風悚懼召為太常
禮儀院使俄遷中政使又遷資正使會盜起河南帝憂
之拜中書平章政事階光祿大夫首言治國之道綱常
為重前西臺御史張桓仗節死義不污於寇宜首旌之
以勸來者又言宜守荆襄湖廣以絕後患又數論祖宗

之用兵匪專於殺人蓋必有其道焉今倡亂者止數人顧盡坐中華之民為畔逆豈足服人心其言頗迂丞相托克托意時托克托倚信左司郎中汝中栢員外郎拜特穆爾兩人因擅權用事而多爾濟巴勒正色立朝無所附麗適陝州危急因出為陝西行臺御史大夫行至中途聞商州陷武關不守即輕騎晝夜兼程至奉元而賊已至鴻門吏白涓日署事不許曰賊勢若此尚何顧陰陽拘忌哉即就署省臺素以舉措為嫌不相聚論事

多爾濟巴勒曰多事如此惡得以常例論與行省平章
托多約五日一會集尋有旨命與托多便宜同討賊即
督諸軍復商州乃修築奉元城壘募民為兵出庫所藏
銀為大錢射而中的者賞之由是人皆為精兵金商美
兵以獸皮為矢房狀如瓠號毛葫蘆軍甚精銳列其功
以聞賜勅書褒獎之由是其軍遂盛而國家獲其用金
州由興元鳳翔達奉元道里迴遠乃開義谷創置七驛
路近以便時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師敗於河南西臺

御史蒙果勒哈雅范文等十二人劾奏之多爾濟巴勒當署字顧左右曰吾其為平章湖廣矣未幾命下果然額森特穆爾者托克托之弟托克托怒故左遷多爾濟巴勒而御史十二人皆見黜關中人遮道涕泣曰生我者公也何遽去而不留乎多爾濟巴勒慰遣之不聽乃從間道得出至重慶聞江陵陷道路阻不可行或請少留以俟之不從期必達乃已湖廣行省時權治澧州既至律諸軍以法而授納粟者以官人心翕然汝中栢拜

特穆爾言於丞相曰不殺多爾濟巴勒丞相終不安蓋
謂其帝意所眷屬必復用耳乃命多爾濟巴勒專供給
軍食時官廩所儲無幾即延州民有粟者親予酒諭勸
之而貸其粟約竣朝廷頒鈔至即還以直民無不從者
又遣官糴粟河南四川之境民間其名爭輸粟以助軍
餉右丞巴延布哈方總兵承風旨數侵辱之多爾濟巴
勒不為動會官軍復武昌至蘄黃巴延布哈百計徵索
無不給之猶欲言其供需失期達爾罕軍帥王布哈奮

言曰平章國之貴臣今坐不重茵食無珍味徒為我曹
軍食耳今百需立辦猶欲誣之是無人心也我曹便散
還鄉里矣托克托遣國子助教諤勒哲至軍中風使害
之諤勒哲至反加敬禮語人曰平章勲舊之家國之祥
瑞吾苟傷之人將不食吾餘矣多爾濟巴勒素有風疾
軍中感霧露所患日劇卒於黃州蘭溪驛年四十多爾
濟巴勒立朝以扶持名教為已任薦拔人才而不以為
私恩留心經術凡伊洛諸儒之書未嘗去手喜為五言

詩於字畫尤情翰林學士承旨臨川危素嘗客於多爾濟巴勒諫之曰明公當務安國家利社稷毋為留神於末藝多爾濟巴勒深服其言其在經筵開陳大義為多間采前賢遺言各以類次為書凡四卷一曰學本二曰君道三曰臣職四曰國政明道厚倫制行稽古游藝五者學本之目也敬天愛民知人納諫治內五者君道之目也宰輔臺察守令將帥督御五者臣職之目也興學訓農理財審刑議兵五者國政之目也帝覽而善之賜

名曰治原通訓歲於宣文閣二子特古斯特穆爾都沁
特穆爾

阿魯圖

阿魯圖博爾濟四世孫父穆呼哩阿魯圖由經正監襲
職為集賢官掌環衛遂拜翰林學士承旨遷知樞密院
事至元三年襲封廣平王至正四年托克托辭相位帝
問誰可代為相者托克托以阿魯圖薦五月詔拜中書
右丞相監修國史而伯勒齊爾布哈為左丞相從駕行

幸每同車出入一時朝野以二相協和為喜時詔修遼
金宋三史阿魯圖為總裁五年三史成十月阿魯圖等
既以其書進帝御宣文閣阿魯圖復與平章政事特穆
爾達實太平上奏太祖取金世祖平宋混一區宇典章
圖籍皆歸祕府令陛下以三國事績命儒士纂修而臣
阿魯圖總裁臣素不讀漢人文書未解其義今者進呈
萬幾之暇乞以備乙覽帝曰此事卿誠未解史書所繫
甚重非儒士沉作文字也彼一國人君行善則國興朕

為君者宜取以為法彼一朝行惡則國廢朕當取以為戒然豈止儆勸人君其間亦有為宰相事善則卿等宜倣效惡則宜監戒朕與卿等皆當取前代善惡為勉朕或思有未至卿等具言之阿魯圖頓首舞蹈而出右司郎中陳思謙建言諸事阿魯圖曰左右司之職所以贊助宰相今郎中有所言與我輩共議見諸行事何必別為文字自有所陳耶郎中若居他官則可建言今居左右司而建言是徒欲顯一己自能言耳將置我輩於何

地恩諫大慙服一日與僚佐議除刑部尚書宰執有所
舉或難之曰此人柔軟非刑部所可用阿嚕圖曰廟堂
即今選僧子耶若選僧子須選強壯人尚書欲其詳獻
刑臈耳若不枉人不壞法即是好刑官何必求強壯人
耶左右無以答其知大體類如此先是伯勒齊爾布哈
嘗與阿嚕圖謀擠害托克托阿嚕圖曰我等豈能久居
相位當亦有退休之日人將謂我何伯勒齊爾布哈屢
以為言終不從六年伯勒齊爾布哈乃諷御史劾奏阿

噶圖不宜居相位阿噶圖即避出城其姻黨皆為之不
平請曰丞相所行皆善而御史言者無理丞相何不見
帝自陳帝必辭焉阿噶圖曰我博爾濟世裔豈丞相為
難得耶但帝命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宜即去蓋御
史臺乃世祖所設置我若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爾
等無復言阿噶圖罷去明年伯勒齊爾布哈遂為右丞
相不久亦去十一年阿噶圖復起為太傳出守和琳邊
薨無嗣

努都爾噶

努都爾噶博爾濟四世孫早歲備宿衛累遷同知樞密院事既而廢處於家順帝至元五年奉使宣撫達勒達之地整理有司不公不法事三十餘條由是朝廷知其才陞知嶺北行樞密院事至正十五年召拜中書平章政事遷知樞密院事十七年以太尉總山東諸軍守鎮東昌路擊退田豐兵十八年田豐復陷濟寧進逼東昌努都爾噶乏糧棄城退屯栢鄉東昌遂陷還京師拜中

書添設左丞相與太平同居相位努都爾噶有識量處
事平允倭人攻金復州殺紅軍據其州署奏遣人賞賚
而撫安之浙西張士誠既降努都爾噶處置江南諸事
咸得其宜士誠大服興和路富民調戲子婦繫獄車載
楮幣至京師行賂以故刑部官持其事久不決努都爾
噶乃除刑部侍郎為興和路達嚕噶齊俾決其事富民
遂自縊凡授官惟才是選不用私人衆稱其有大臣體
已而遽罷相遷知樞密院事嘗臥病謂其所知曰太平

真宰相才也我疾固不起而太平亦不能久於位此可
歎也朝官至門候疾者皆謝遣之二十年正月卒

元史卷一百三十九

元史卷一百三十九考證

奈曼台傳時金銀符未備惟加纓於槍上為等威至是
奈曼台為請于朝廷皆得綰符 按兵志世祖時中
下萬戶佩金虎符有三珠兩珠一珠之別千戶金符
百戶銀符官制具備不應至文宗時奈曼台始為請
也

多爾濟傳至元四年多羅台弟奈曼台恃太師巴延勢
謂國王乃其所當襲惣于朝 按奈曼台本傳龍衣國

王在至元三年順帝本紀不載奈曼台襲爵事而以
多爾濟為遼陽行省左丞相亦屬之四年與此傳正
合特與奈曼台傳互異耳

多爾濟巴勒傳至正元年罷學士院 按順帝本紀學
士院之罷在至元六年

阿魯圖傳至元三年襲封廣平王 按托克托傳至元
元年以阿魯圖正親王之位與此互異

努都爾噶傳累遷同知樞密院事 按密字舊訛審今

改

努都爾噶傳倭人攻金復州殺紅軍據其州署 按署

字舊訛者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元史卷一百四十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二十七

伯勒齊爾布哈

伯勒齊爾布哈字大用揚珠濟達氏曾祖穆齊特以千戶從憲宗南征有功父阿固台事成宗為丞相被誅後贈和寧忠獻王伯勒齊爾布哈蚤孤八歲以興聖太后

及武宗命侍明宗藩邸尋入國子學為諸生明宗以周王鎮雲南伯勒齊爾布哈從行至大同而還仁宗召入宿衛一日從殿中望見其儀槩夙異即召對慰諭之八番宣撫司長乃其世職英宗遂授懷遠大將軍八番宣撫司達魯噶齊既至宣布國家恩信峒民感悅有累歲不服者皆喜曰吾故賢帥子孫也其敢違命率十四部來受約束伯勒齊爾布哈以其事入奏天子嘉而留之泰定三年特授同知太常禮儀院事益從耆老文學之

士雍容議論尋拜監察御史明年遷中書右司郎中又
明年陞叅議中書省事居二年除吏部尚書至順元年
其兄治書侍御史策丹諫止明埒棟阿子拉里不當為
監察御史并出伯勒齊爾布哈為廣西兩江道宣慰使
司都元帥未幾丁內艱還起復為江浙行省叅知政事
江浙歲漕米由海道達京師伯勒齊爾布哈董其事尋
除禮部尚書遷徽政院副使擢侍御史命領宿衛陞榮
祿大夫宣徽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凡宿衛士有從掌領

官薦用者往往所舉多其親暱伯勒齊爾布哈獨推擇
歲久者舉之衆論翕服宣徽所造酒橫索者衆歲費陶
瓶甚多伯勒齊爾布哈奏製銀瓶以貯索者遂止至元
四年拜御史大夫知經筵事尋遷中書平章至正二年
拜江浙行省左丞相行至淮東聞杭城大火燒官廨民
廬幾盡仰天揮涕曰杭浙省所治吾被命出鎮而火如
此是我不德累杭人也疾馳赴鎮即下令錄被災者二
萬三千餘戶給鈔一錠焚死者亦如之人給月米二

斗幼穉給其半又請日減酒課為錢千二百五十緡織坊減元額之半軍器漆器權停一年泛稅皆停事聞朝廷從之又大作省治民居附其旁者增直買其基募民就役則厚其傭直又請歲減江浙福建鹽課十三萬引或遇淫雨亢旱輒出禱于神祠所禱無不應在鎮二年雖兒童女婦莫不感其恩召還除翰林學士承旨仍掌宿衛四年拜中書左丞相朝廷議選奉使宣撫使問民疾苦察吏貪廉且選習北蕃風土知典故者伴伯勒齊

爾布哈周行沙漠洗冤除弊不可勝計又奏發使諭諸王賜以金衣重寶使各撫其民毋踰法制於是內外震肅明年歲大饑流民載道令有司賑之欲還鄉者給路糧又錄在京貧民日糶以糧帝還自上都遣中使數輩趣使迎謁比見帝親酌酒勞之七年進右丞相明年御史劾奏伯勒齊爾布哈徼政院使高龍卜在帝側為解帝遂不允乃出御史大夫琳沁巴勒為江浙左丞相中丞下皆辭職詔加太保於是兩臺各道言章交至伯勒

齊爾布哈不自安尋謫居渤海縣十年正月卒後子達
實特穆爾用於朝遂贈弘文輔治秉文守正寅亮同德
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師追封冀王謚忠宣達
實特穆爾字原理仕至中書平章政事有學識能世其
家

太平

太平字允中初姓賀氏名惟一後賜姓蒙古氏名太平
仁傑之孫勝之子也初勝以非罪死太平年尚幼泰定

帝雪其父冤而撫卹之太平資性閒朗正大雖在弱齡儼然如老成人嘗受業於趙孟頫又師事雲中呂弼太平始襲父職為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尋擢陝西漢中道廉訪副使文宗召為工部尚書都主管奎章閣工事又除上都留守同知順帝元統初命為樞密副使尋陞同知樞密院事遷御史中丞時中書有叅議佛嘉律者愴人也御史劾其罪時宰庇之事寢不行太平辭疾卧家至正二年詔起為中書叅知政事辭進右丞又辭會御

史祁君璧復劾佛嘉律黜之乃起就職宗室諸王歲賜廩食衣幣不均太平請於帝均其厚薄守令多失職請選臺閣名臣充之仍遣使覈其治行其治最者則增秩賜金幣遼金宋三史久未克修至是太平力贊其事為總裁官修成之時粟貴而金銀賤太平請出官本委官收市之所得不貲其後兵興卒獲其用四年陞中書平章政事五年遷宣徽院使宣徽典飲膳權勢多橫索太平取簿閱之惟太常禮儀使阿拉克布哈一無所需大

平言於帝請擢居近職且厚賜之六年拜御史大夫故
事臺端非國姓不以授太平因辭詔特賜姓而改其名
七年遷中書平章政事班同列上國王多爾濟為左丞
相請于帝曰臣藉先臣之蔭蚤襲位國王昧於國家之
理今備位宰相非得太平不足與共事十一月拜太平
左丞相多爾濟為右丞相太平辭帝不允仍詔示天下
明年正月詔修后妃功臣傳特命太平同監修國史蓋
異數也太平請僧道有妻子者勒為民以減蠹耗給校

官俸以防虛冒請賜經筵講官坐以崇聖學立行都水
監以治黃河舉隱士諤勒哲圖濟爾噶朗董立張樞李
孝光時天下無事朝廷稽古禮文之典有隆必舉平生
好訪問人材不問南北記錄于冊至是多進用之初托
克托罷相出居西土會其父滿濟勒噶台卒太平力請
令托克托歸葬以全孝道左右以為難太平曰托克托
乃心王室大義滅親今父歿不克奔計為善者不幾於
怠乎為之固請故托克托得還托克托既還朝即拜太

傳然不知太平之有德於己也因汝中柏讒間成隙遽欲中傷之是時中書叅政孔思立等皆一時名人太平所拔用者悉誣以罪黜去九年七月罷為翰林學士承旨既又誣劾其過并論其子額森呼圖克不宜僭娶宗室女托克托母聞之謂托克托兄弟曰太平好人也何害於汝而欲去之汝兄弟若違吾言非吾子也侍御史實默圖揚言于朝曰御史欲害正人壞臺網如天下後世何即卧病不起故吏田復勸太平自裁太平曰吾無

罪當聽於天若自殺則誠有慊矣遂還奉元杜門謝客以書史自適河南盜起十五年詔命太平為江浙行省左丞相未行改為淮南行省左丞相兼知行樞密院事總制諸軍駐于濟寧時諸軍久出糧餉苦不繼太平命有司給牛具以種麥自濟寧達于海州民不擾而兵賴以濟議立土兵元帥府輪番耕戰十六年移鎮益都未幾除遼陽行省左丞相糴粟以給京師處置有法所致甚多而民不擾十七年五月召為中書左丞相時毛貴

據山東明年由河間入寇官軍屢敗漸逼京都中外大駭廷議遷都以避之和者如出一口太平力爭以為不可起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喇布哈于彰德引兵擊之大敗賊衆京城遂安會張士誠以浙西降而晉冀關陝之間察哈特穆爾屢以捷奏聞於是中外人心翕然有中興之望矣太平又考求凡死節之臣雖布衣亦加贈諡有官者就官其子孫人尤感動當時右丞相吹斯戩家人以造偽鈔事覺刑部欲連逮吹斯戩太平力為解之

曰堂堂宰相烏得有此事四海聞之若國體何吹斯戩
既劾罷太平所得俸祿多分饋之二皇后奇氏與皇太
子謀欲內禪遣宦者資正院使保布哈諭意於太平太
平不答皇后又召太平至宮中舉酒申前意太平依違
而已是時皇太子欲盡逐帝近臣又令監察御史劾帝
親暱臣御史中丞圖魯特穆爾未及奏而御史被遷為
他官皇太子疑額森呼圖克泄其事益決意去太平政
柄知樞密院事努都爾噶聞而歎曰善人國之紀也苟

去之國將何賴乎數於帝前左右之以故皇太子之志未及逞會努都爾噶死皇太子令監察御史邁珠僧格實哩劾左丞成遵參政趙中等下獄死以二人為太平黨也太平知勢有不可留數以疾辭位二十年二月拜太保俾養疾于家臺臣奏言以為當時事之艱危政賴賢材之宏濟太平以師保兼相職為宜帝不從會陽翟王阿勒呼木特穆爾倡亂騷動北邊勢逼上都皇太子乃言于帝命太平留守上都實欲置之死地太平遂往

有同知太常院事托歡者額森呼圖克故將也聞陽翟王將至引兵縛王至軍前太平不受令生致闕下北邊以寧太平終不以為己功未幾詔拜太傅賜田若干頃俾歸奉元帝欲以巴咱爾為丞相巴咱爾辭曰臣老不足以及任宰相陛下必以命臣非得太平同事不可於是密旨令巴咱爾留太平毋行太平至沙井聞命而止宿留久之皇太子惡其既去而復留也二十三年令御史大夫布哈劾太平故違上命當正其罪詔乃悉拘所授

宣命及所賜物俾往陝西之西居焉吹斯歌因誣奏之
安置土蕃尋遣使者逼令自裁太平至東勝賦詩一篇
自殺年六十三二十七年監察御史辯其非辜請加褒
贈額森呼圖克名均字公秉少好學有俊才累遷殿中
侍御史治書侍御史翰林侍讀學士皆兼襲虎賁親軍
都指揮使太平之為相也務廣延才彥額森呼圖克以
丞相子又傾已下士以故名稱籍然已而被劾罷從親
還奉元居六年召為兵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除通政

院使太平再相授知樞密院事遷太子詹事十九年羣盜由開平東屯遼陽冬詔額森呼圖克以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詹事率師往討太平以其年少請改命不允及至則遣將拔懿州省治盜踰遼河東奔而朝廷讒構日甚罷為上都留守尋改宣政院事丁內艱不起吹斯戢再相復奏強起之即日監察御史額森特穆爾李好直又劾罷之已而吹斯戢徇皇太子旨構成大獄誣魯達實曼濟阿南達實哩沙克嘉實哩額森呼圖克及托歡等

不執執托歡煅鍊其獄連逮不已帝知無辜欲釋其事
命大赦而吹斯戢增入條畫內獨不赦前獄惟魯達實
逃于博羅特穆爾大同軍中曼濟阿南達實哩等皆貶
死額森呼圖克當貶薩斯嘉之地道由圖沙瑪行宣政
院使呼濟哩素受知太平因留居其地執政知其故奏
額森呼圖克違命杖死之年四十四有詩集十卷

特穆爾達實

特穆爾達實字九齡國王托克托子資稟宏偉補國子

學諸生讀書穎悟絕人事明宗於潛邸文宗初由同知
都護府事累遷禮部尚書進叅議中書省事擢陝西行
臺侍御史留為奎章閣侍書學士除大都留守尋同知
樞密院事後至元六年拜中書右丞至正改元陞平章
政事已延罷相庶務多所更張特穆爾達實盡心輔贊
每入番直帝為出宿宣文閣賜坐榻前詢以政道必夜
分乃罷二年郊特穆爾達實言大祀竣事必有實惠及
民以當天心乃賜民明年田租之半嶺北地寒不任穡

事歲募富民和糴為邊餉民雖稍利而費官鹽為多特
穆爾達實乃請別輸京倉米百萬斛儲于和琳以為備
日本商百餘人遇風漂入高麗高麗掠其貨表請沒入
其人以為奴特穆爾達實持不可曰天子一視同仁豈
宜乘人之險以為利宜資其還已而日本果上表稱謝
俄有日本僧告其國遣人刺探國事者特穆爾達實曰
刺探在敵國固有之今六合一家何以刺探為設果有
之正可令覩中國之盛歸告其主使知嚮化兩浙閩鹽

額累增而課愈虧江浙行省請減額特穆爾達寶奏歲減十三萬引五年拜御史大夫務以靜重持大體不為苛姦以立聲威建言近歲大臣獲罪重者族滅輕者籍其妻孥祖宗聖訓父子罪不相及請除之著為令近歲飢民爭赴京城奏出贓罰鈔糴米萬石即近郊寺觀為糜食之所活不可勝計居歲餘遷平章政事位居第一大駕時巡留鎮大都舊法細民糴於官倉出印券月給之者其直三百文謂之紅帖米賦籌而給之盡三月止

者其直五百文謂之散籌米貧民買其籌帖以為利特
穆爾達實請別發米二十萬石遣官坐市肆使人持五
十文即得米一升姦弊遂絕七年首相去位帝召特穆
爾達實諭旨若曰爾先人事我先朝顯有勞績爾實能
世其家今命爾為左丞相特穆爾達實叩頭固辭不允
乃拜命特穆爾達實修飭綱紀立內外通調之法朝官
外補許得陞辭親授帝訓責以成效郡邑賢能吏次第
甄拔入補朝闕分海漕米四十萬石置沿河諸倉以備

凶荒先是僧人與齊民均受役于官其法中變至是奏復其舊孔子後襲封衍聖公階止四品奏陞為三品歲一再詣國學進諸生而獎勵之中書故事用老臣預議大政久廢不設特穆爾達實奏復其規起達罕張元朴等四人為議事平章曾未半年抹偏補弊之政以次興舉中外咸悅從幸上京還入政事堂甫一日俄感暴疾薨年四十六贈開誠濟美同德翊運功臣太師中書右丞相追封冀寧王諡文忠特穆爾達實天性忠亮學術

正大伊洛諸儒之書深所研究帝嘗問為治何先對曰
法祖宗帝曰王文統奇才也朕恨不得如斯人者用之
對曰世祖有堯舜之資文統不以王道告君而乃尚霸
術要近利世祖之罪人也使今有文統正當遠之又何
足取乎初巴延議罷科舉特穆爾達實時在叅議府說
不署奏牘及入中書乃議復行之徵用處士待以不次
之擢或疑為太優特穆爾達實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
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奚足惜哉識者誦之時修遼

金宋三史特穆爾達實為總裁官多所協贊云

達實特穆爾

達實特穆爾字九成幼與其兄特穆爾達實俱入國學為諸生讀經史悉能通大義尤好讀書初以世胄補官為太府監提點擢治書侍御史以言罷除樞密院同知陞中書右丞翰林承旨遷大司農至正七年出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又入為大司農九年為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沅靖郴桂等路徭獠竊發朝廷以溪洞險阻

下詔招諭之達實特穆爾謂寇情不可料請置三分省
一治靜江一治沅靖一治郴桂以左右丞叅政分兵鎮
其地罷靖州路總管府改立靖州軍民安撫司設萬戶
府益以戍兵朝廷皆如其言已而諸徭獠悉降召還復
為大司農十一年台州方國珍起海上達實特穆爾奉
詔與江浙行省叅知政事樊執敬往招諭之明年盜起
河南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至則修城池飭備禦賊不
敢犯其境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十五年入為中書平

章政事時中書庶務多為吏胥遲留至則責委提控掾史二人分督左右曹悉為剖決出為江浙行省左丞相尋兼知行樞密院事許以便宜行事時江淮盜勢日盛南北阻隔達實特穆爾獨治方面而任用非人肆通賄賂賣官鬻爵一視貨之輕重以為高下於是謗議紛然所部郡縣往往淪陷亦恬不以為意十六年正月張士誠陷平江七月逼杭州達實特穆爾即棄城遁于富陽萬戶普賢努力拒之苗軍帥楊諤勒哲時駐嘉興引兵

至敗走張士誠達實特穆爾乃還初達實特穆爾以鄂勒哲為海北宣慰使都元帥尋陞江浙行省叅政至是遂陞右丞而苗軍素無紀律肆為鈔掠所過蕩然無遺達實特穆爾方倚諤勒哲為重莫敢禁遏故鄂勒哲矜驕日肆不可制明年士誠寇嘉興屢為諤勒哲所敗士誠遣曼濟哈雅以書詐降曼濟雅哈嘗為南行臺御史中丞以軍結水寨屯采石為大明兵所敗因走歸士誠士誠使之來而書詞多不遜諤勒哲欲納之達實特穆

爾不可曰我昔在淮南嘗招安士誠知其反覆降不可
信鄂勒哲固勸乃許之士誠始要王爵達實特穆爾不
許又請爵為三公達實特穆爾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
我雖便宜行事然不敢專也諤勒哲又力為請達實特
穆爾雖外為正詞實幸其降又恐忤諤勒哲意遂授士
誠太尉其弟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樞
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士德尋為大明兵所擒復陞
士信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然士誠雖降而城池府庫甲

兵錢穀皆自據如故於是朝廷以招安張士誠為達實特穆爾功詔加太尉是時徽州建德皆陷諤勒哲屢出師不利士誠素欲圖鄂勒哲諤勒哲時又強娶平章政事慶童女達實特穆爾雖主其婚然亦甚厭之陰與士誠謀除諤勒哲揚言使士誠出兵復建德諤勒哲營在杭州城北不為備遂被圍苗軍悉潰諤勒哲與弟巴延皆自殺其後事聞于朝贈諤勒哲潭國忠愍公巴延衡國忠烈公諤勒哲死士誠遂據杭州十九年朝廷因授士

信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士信乃大發浙西諸郡民築杭
城先是海漕久不通朝廷遣使來徵糧士誠運米十餘
萬石達京師方面之權悉歸張氏達實特穆爾徒存虛
名而已俄而士誠令其部屬自頌功德必欲求王爵達
實特穆爾謂左右曰我承制居此徒藉口舌以馭此輩
今張氏復要王爵朝廷雖微終不為其所脇但我今若
逆其意則目前必受害當含垢忍恥以從之耳乃為具
文書聞于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立為吳王即平江

治宮闕立官屬時達蘭特穆爾為江浙行省右丞哲伯為左右司郎中二人諂事士誠多受金帛數媒孽達實特穆爾短以故與張氏遂有不相容之勢二十四年士信乃使王晟等面數達實特穆爾過失勒其移咨省院自陳老病願退又言丞相之任非士信不可士信即逼取其諸所掌符印而自為江浙行省左丞相徙達實特穆爾至嘉興士信峻其垣牆錮其門閤所以防禁之者甚嚴達實特穆爾皆不以為意日對妻妾飲酒放歌自

若士誠令有司公牘皆首稱吳王令旨又諷行臺為請
實授于朝行臺御史大夫布哈特穆爾皆不從至是既
拘達實特穆爾即使人至紹興從布哈特穆爾索行臺
印章布哈特穆爾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
與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
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而死臨死擲杯地上曰我死
矣逆賊當踵我亡也後數日達實特穆爾聞之歎曰大
夫且死吾不死何為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而死士

誠乃使載其柩及其妻孥北返京師布哈特穆爾字兼善達蘭奈曼氏行臺御史大夫特穆格子也累遷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時境內皆為諸豪所據不能有所施設及遷南行臺又為張士誠所逼而死然論者以為其死視達實特穆爾為差勝云

元史卷一百四十

元史卷一百四十考證

伯勒齊爾布哈傳至元四年拜御史大夫知經筵事尋

遷中書平章至正二年拜江浙行省左丞相 按順

帝本紀伯勒齊爾布哈以御史大夫知經筵在至元

六年又宰相表除江浙左丞相在至元元年

伯勒齊爾布哈傳四年拜中書左丞相 按順帝本紀

及宋元通鑑俱作三年

伯勒齊爾布哈傳七年進右丞相明年御史劾奏伯勒

齊爾布哈帝不允復加太保于是兩臺各道言章交
至伯勒齊爾布哈益不自安尋謫居渤海縣十年正
月卒 按阿魯圖傳至正六年伯勒齊爾布哈諷御
史劾阿魯圖不宜居相位罷之遂為右丞相又順帝
本紀及宰相表伯勒齊爾布哈以七年正月進右丞
相尋辭職四月再命五月以灾異迭見詔以太保就
第本紀又載七年十二月陝西行臺奏伯勒齊爾布
哈不可居太保之職是其由右相罷為太保實在七

年今本傳云明年則是八年方罷與紀表異順帝紀八年十二月又有御史張楨劾伯勒齊爾布哈宜加遠貶事則在既罷相以後矣

太平傳文宗召為工部尚書又除上都留守同知按

虞集撰賀勝墓誌泰定改元之明年惟一即拜正議

大夫同知上都留守事誌作于泰定四年當得其實

太平傳六年拜御史大夫按本紀及表俱作五年

達實特穆爾傳沅靖柳桂等路瑤獠竊發按柳字舊

訛柳據地理志改

達實特穆爾傳方國珍起海上達實特穆爾奉詔與江浙行省參政樊執敬招諭之按元史類編稱達實特穆爾與浙東宣慰台哈布哈同招諭國珍且云史作樊執敬者誤考本紀亦作樊執敬又有浙東廉訪使董守愬同往台哈布哈傳云詔分兵於溫州夾攻國珍國珍敗遁至博羅特穆爾被執朝廷遣達實特穆爾等至黃岩招之台哈布哈方乘間欲襲殺國珍

達實特穆爾不可而止是同往招諭者實樊執敬董
守懋非台哈布哈也至列傳第二十八之台哈布哈
則未嘗為浙東宣慰也

達實特穆爾傳十六年正月張士誠陷平江 按本紀
作二月

